



童話創作及其它

● 金近 ●

TONGHUA
CHUANGZUO
JI
QITA

童话创作及其它

金 近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光丝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71,000

1957年4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11,370

统一书号: R10024·4411 定价: 0.97元

为增订本说几句话

一九五七年中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把我解放后写的六、七篇谈儿童文学创作的文章，编成个小册子，在这少数几篇论文里，谈童话创作的占了多数，他们就给这小册子取了个书名，叫《童话创作及其它》。

事隔二十多年，除了“文革”十年我只写了“检查”、“交代”外，把这些年来先后写的论文编选在一起，约有五十多篇。从文章的分类来看，还是谈童话创作的比较多些，所以这次仍旧保留原有的书名。

编印这个增订本，我只是想给初学写作的同志谈一些个人的创作体会，另外也想给研究儿童文学的同志提供一些资料，我写的虽然不是儿童文学史，但它还是留下了一些历史的痕迹。

在这里，我提一点希望，儿童文学很需要有丰富鉴别能力的编辑和认真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来写文章，实实在在地探讨一些问题，这样做，就会更有利于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

目 录

为增订本说几句话

童话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1
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	9
关于童话的现实意义	18
格林童话的特色	24
安徒生童话的成就	29
《1949—1979 童话寓言选》序	36
童话创作上的两个问题	41
一本优秀的外国童话	46
安徒生和他的童话《丑小鸭》	50
童话和现实生活	53
富于夸张的童话	
——谈《吹牛大王历险记》	56
童话创作的兴起	59
安徒生童话的启示	62
谈童话创作二题	65
童话寓言的特点	69
童话和寓言答读者问	74

谈儿童诗	76
马雅可夫斯基的儿童诗	87
儿童诗的儿童感情问题	93
《百家诗选》小序	102
儿童诗的使命	103
小花朵朵引人爱	109
为幼儿写的诗歌	110
谈《鸡毛信》里的海娃	112
赞儿童剧《报童》	117
引人入胜的艺术	
——谈动画片《哪吒闹海》	121
喜看童话剧《十二个月》	123
他们在银幕前等着	125
儿童文学创作杂谈	127
“六一”杂感	131
为“小儿科”辩护	133
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	138
了解孩子，搞好创作	142
孩子们在想些什么？	
——读《三个孩子去蛇岛》有感	152
歌颂我们这时代	154
审美和创新	157
“大人文学”和“小人文学”	166
首先要熟悉生活	
——京津地区部分中青年儿童小说作者座谈会小结	170

儿童也要历史小说

——华东地区儿童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开场白 173

谈生活和创作 176

儿童文学的光荣任务 179

做好儿童文学编辑 181

衷心的祝愿 192

新时期儿童文学

——《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儿童文学集》导言 196

我怎样开始写儿童文学作品的? 205

怀念和祝愿 211

——祝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

我还要补课 214

贵在第一步 216

我喜爱这工作 218

童话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有好多小朋友这样向我反映：他们最喜欢看童话，即使他们当了中学生，还是喜欢看。可见好的童话对少年儿童有很大的魅力。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创作的童话毕竟太少，好的更少，小朋友们看的童话多数是翻译的，他们要求自己的作家多为他们写些童话。

我最近读了一些创作的和翻译的童话。对于创作的童话，我觉得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这里，我想就以下的问题，谈谈我的肤浅的意见。

童话中的现实和幻想的问题

关于童话中的现实和幻想，看来好象不成为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这里包含着对童话的看法问题。有的作者认为童话既然可以写些动物、植物的故事，童话又是幻想的东西，因此可以不必了解动物、植物的状况，也不必了解儿童的生活，他们认为童话的幻想不需要以现实生活做基础，可以随便幻想。比如说，作者可以凭空叫一个电灯泡变成大雅梨，也可以无缘无故地把一个人变成蜜蜂或者蚂蚁。有一个儿童杂志的编辑对我说，他们收到一篇童话稿子，大意是有个小学生的外号叫小鸭子，有一天他果真变成一只小鸭子了。可是这个小学生为了什么缘故要变成小鸭子呢？怎样会变成小鸭子的呢？这些问题，作者本来应该在作品

中很圆满地答复的，却没有交代清楚。这样，仅仅凭空写出小学生忽然变了小鸭子的所谓“童话”，就不能算是童话，因为它不能正确地启发儿童的幻想，相反地会造成儿童思想的混乱。在童话里，幻想必须和现实密切地相结合，决不能凭空幻想。别林斯基在《论儿童文学》一文中说：“将人导至虚无缥缈与空想境地的幻想，是有害处的，但是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唤醒对周围自然界的兴趣、唤醒对人类理性力量的信心的想象力的活动，却是有益的。”这就是说，童话中的幻想不是为了无意义的有趣或滑稽，而是为了帮助儿童的智慧活动得到正确的发展。因此，童话中的幻想，一方面需要有现实生活做基础，另一方面，作者必须很好地了解儿童的心理。儿童最富于幻想，他们有好多稀奇古怪的幻想是成年人所想象不到的，童话作家的责任就是要满足他们这方面的强烈的要求，要引导他们的幻想成为增加智慧的一种力量。假如不懂得儿童心理，要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在童话里，离开生活凭空想象的另一种现象，是作者先有个政治概念，然后拉出一些动物来，担任他心目中要表现的角色。他叫兔子和小鸡代表被压迫者，老鹰代表侵略者，兔子和小鸡受到老鹰的欺凌，就团结起来，最后终于打死了老鹰。但这里也就产生了疑问：兔子和小鸡只能在地上活动，怎么能打死在天空中飞翔的老鹰呢？如果说不出叫人信服的情节，那是不行的。也有表现爱劳动的童话，作者叫马开拖拉机，叫小猪背着书包去上学，而生活习惯完全是人的一套。这种牵强附会地来“结合”现实的写法，实际上使童话变成不伦不类的东西。我们尽可以让动物讲话，也可以表现出动物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性格，但一切都要跟动物的本性和生活特点相符合。尽管是幻想，但只有真正具有关于动物的丰富知识，使幻想和现实结合得合情合理，才能写出生动有趣的、富有诗意的童话。

有些童话写得还有趣，也富于幻想，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幻

想往往是凭空产生的，故事中所幻想的情节，没有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也缺少说服力，缺少童话中所应有的真实性。这样就把幻想和现实分裂开来，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同时也削弱了它所赋有的教育意义。

童话是需要幻想的。童话没有幻想，就象一只美丽的小鸟没有翅膀一样，是飞不起来的，但这只小鸟必须从现实的蛋壳里钻出来长大，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童话作家在运用童话这一形式的时候，是要把幻想和现实织成最美丽的图案，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万花筒，以为只要很容易地转动一下，就可变换一套红红绿绿的新花样。

有人问，童话表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是不是合适？我的回答是：完全合适。有好多优秀的童话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作者真正了解儿童，了解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又能很好地掌握童话的特性，通过高度的艺术手法，就可以写出优美、生动而为广大少年儿童所喜爱的童话。童话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童话也同样可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伟大主题，例如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动画片《春天的故事》，就是一篇很成功的写苏联绿化沙漠计划的童话。作者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发挥他的丰富的幻想，通过一群由南方回到北方的大雁，描写出沙漠完全改变了旧面目的景象，并且说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使得这群大雁也大为惊奇，以为自己迷失了方向。无疑地，只有最了解现实生活和最懂得幻想的作者，才能写出这样富有诗意而又非常通俗有趣的童话。

我看到的写现代主题的另一篇优秀的童话，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盖达尔的《一块烫石头》。这篇童话告诉小朋友，生活在那时候苏联土地上的孩子和老年人，是最幸福的。它写一个孩子偷吃了小农场里的苹果，他爬出来的时候，裤子给篱笆上的钉子钩住，跌倒了，管农场的那个好心的老大爷扶他起来，也没有骂他。

后来这个孩子走进树林子里，发现一块火热的石头，上面刻着字：谁能搬到山顶上去砸碎，它谁就返老还童，永远幸福。孩子想，要是自己再倒过去生活，就要回到一年级了，不愿意。他想把这幸福送给那位老大爷，可是老大爷说，现在他过着很光荣很快乐的生活，所以也不需要。故事的大意就是如此，这里面包含了多么深刻教育意义，是无需说明的。我们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样一块石头，但由于作者在生活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深切的了解，再通过他的富于诗意的幻想，终于使读者相信好象真有这么一回事。

写童话不论是以民间故事为题材，或者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不论是写动物，或者写人，首先一个条件就是作家需要有生活，需要了解儿童的思想感情，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需要有深刻的观察。他对于动物、植物以及其它方面的知识应该很丰富，他也应该象诗人一样，能观察到别人所没有注意的东西。他绝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热爱生活的智慧的人，并深深懂得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

童话的民族形式问题

民族形式在各种文学样式中都应该具备，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特色。某一个国家的童话，我们一看就知道里面写的是这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这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以及它所特有的动物、植物，等等。可是我们中国的有些童话里，却看不到这种特色。有的作家把袋鼠、鸵鸟等动物拉进自己的童话里，只顾到好奇有趣，却没有想到这些动物在我们中国是很难看到的，作者自己对这些动物的特性和生活状况恐怕也不熟悉，因此写起来就不得不凭空想象。我们还很少有象安徒生那样的童话作家，把本国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知识通过童话介绍给小朋友，把本国所

特有的风俗习惯写到童话里去，也还很少写出中国人民所具有的性格——勤劳、朴实、勇敢、机智和乐观。有些童话只是交代一个故事就完事，看不出其中所写的人物或拟人化的动物的思想感情，看不出这是中国的童话，有的几乎和翻译过来的外国童话差不多。

我们有些童话里所用的语言，也存在着问题。那些语言缺乏生气，缺乏感情。按理说，童话里的语言应该是非常活泼生动的，优美得象诗一样。这所谓优美，不在于形容词用得多，而在于表现出祖国语言的优美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些语言应当是活的、纯朴而自然的、精炼的、有感情的。民间故事就往往运用了这样的语言，只要几句话，就能刻划出鲜明的形象，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童话作家最好多搜集童谣，有系统地研究它，并运用到童话里面去。格林童话集里有些对话就象是童谣组成的，那么简练有力，而且有强烈的节奏感。

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童话诗评价很高，他认为普希金的童话诗包含浓厚的诗意和无穷的人民性。普希金写出了俄国人民的生活，写出了他们的精神，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永远被传诵不忘。这就是普希金童话诗的特点。

童话里的妖魔鬼怪问题

有的同志问：“童话里讲到妖魔鬼怪，我们应该怎样看呢？”我想，这里所指的妖魔鬼怪，都是出现在民间故事里，或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童话里的；那就是说，这些故事讲的都是过去的事情。在封建社会里，人是相信神鬼的，统治阶级还利用这种迷信来愚弄人民。今天再来讲妖魔鬼怪的故事，就看它在故事里占的是什么地位。有些童话故事拿妖魔鬼怪做主体，作者写的几乎是鬼的世界，这样的故事，就有害。要是作者写的是人的世界，把妖魔鬼怪比做一

种跟人民作对的恶势力，强调人民的力量，最后终于消灭了鬼怪，这就有积极意义。在有些童话里，作者把妖怪写得象一些小动物，一点也不可怕，而且鼓励孩子们去战胜他们。高尔基说：俄罗斯童话里的主人公，最主要的、最优秀的特点，是他能战胜一切，战胜老爷、沙皇、魔鬼，甚至战胜死亡。这几句话虽说得简单，但引用到这里来回答这个问题，是有很大说服力的。

当然，也有一些讲妖魔鬼怪的坏童话，写得恐怖吓人，情节也是胡拼乱凑，那是决不能给孩子们看的。

有的同志说：“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好是好，可是净说些上帝、宗教这些事，这岂不是向小孩子宣传宗教吗？”比如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写这个小女孩的灵魂上天去了。格林的童话《富人和穷人》，也写到上帝怎样帮助一个善良的穷人实现三个愿望，怎样惩罚一个势利的富人吃到苦头。这不是童话本身有害处，而是我们没有把当时产生这个作品的时代说清楚。在安徒生、格林那个时代，科学还不很发达，人们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都寄托在上帝的身上，这些作品给今天我们的孩子看，自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给孩子们看古典的童话，先要做一番选择和指导的工作。实际上，安徒生写《卖火柴的小女孩》并不是为了宣传人死了可以进天堂，他是为了着重写一个可怜的小女孩的遭遇。同样的，格林写《富人和穷人》也是为了歌颂善良的人。

童话的教育意义

童话的教育意义，有些人把它估计得很低，他们认为童话只是哄哄小孩的，没有多大意思，总觉得童话的教育意义远不如小说、诗歌、戏剧来得大。当然，事实上好的童话确实不多，而且童话这个名称，又给一些坏童话糟蹋掉了，但我们不应该由于好的童

从小就轻视童话。有一篇研究德国童话作家格林兄弟的作品的文章，其中对童话的教育意义作了这样的评价：

童话是小孩幻想的养料和归宿。小孩贪婪地吸收适合于他们的童话，犹之干涸的植物吸收能使它们生活的水分一样。假若没有童话，儿童的幻想将要彷徨于虚无缥缈之乡，得不着一个重要的良好的途径。凡小孩从童话里所接受的一切可爱的和可怕的、狡猾的和愉快的、愚蠢的和勇敢的、忠实的和可靠的形象，在小孩心灵中，都要继续过一种固有的生活。小孩在思想中同它来往，爱它们、恨它们，用它们衡量一切力量，这些力量对于以后了解和判断人类关系、对于人类共同生活是很重要的。普通说不出的生活智慧和风俗规范，都可以从童话影响到小孩的思想和行为里面去。

这一段话足以说明童话不是仅仅为了给儿童以取乐的资料，而是培养儿童优秀的思想品质的重要武器。

在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童话的教育意义，也有过激烈的争论，那些存在着错误教育思想的儿童教育家，他们顽固地反对童话，他们“不了解儿童心理的特点，不重视民间创作的教育意义和艺术价值，因而宣称一切童话都是有害的”。高尔基在《论儿童文学》一文里曾严厉驳斥了这些儿童教育家，他说，如果不让儿童幻想，企图窒息儿童这种人类的天性，那是一种罪恶行为。

认为写童话不需要了解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光凭着空想可以编故事的那些作家，他自己就轻视了童话的教育意义。实际上，要写童话给儿童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自己先得承认，儿童文学作家就是儿童灵魂的工程师，为了要争取到这个光荣的称号，我们必须抱着极其严肃的工作态度，怀着热情关怀的心情，写出真正为

少年儿童所欢迎的作品来，鼓舞他们，引导他们前进。

别林斯基和高尔基都强调地指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首先自己要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要成为儿童最亲密的朋友。他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事业，远超过一般人所热爱的程度，他和别的文学作家一样，是个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能最先发现新的、正在产生的和正在发展着的东西，不论他写童话也好，或者写儿童小说、诗歌、戏剧也好，他要有能力把这些新的、今天还是少数的、然而即将发展壮大的东西写进作品里去。他要教育儿童明确辨识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要让儿童真正了解到，生长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怎样生活和学习，应该怎样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儿童文学作家必须真正地担负起培养新一代的这个艰巨的任务。

一九五四年三月——八月写，
载《文艺报》

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

对童话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我没有很好研究，所以只能谈谈平时自己想到的一些。这些意见不一定对，有些还可能是偏见，只能供大家作个参考。

我准备谈三个问题：

一、童话的对象问题

一般说来，童话当然是给孩子们看的；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有下面几种。

有一种童话，它的思想感情好象只有大人才能了解的，里面往往包涵深奥的哲学意义。象安徒生的《没有画的画册》，虽然用的是童话形式，但孩子们可能看不懂。又如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里面包含着较深的哲学意义——作者对人生的看法，而孩子们看了只知道大概的故事情节，真正的意义他们是不容易了解的。当然，只是少数的童话是这样，多数的童话并不是这样。

另一种童话是带有讽刺性的。象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就是讽刺当时的社会和一些只喜欢听奉承话不愿意接受批评的人。张天翼的《秃秃大王》以及《大林和小林》，也是结合儿童的趣味和心理来写的，讽刺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

还有一种童话，内容比较浅显，就是完全能使孩子们看懂的。

象安徒生的《白雪皇后》，格林的一些童话以及解放以后我们的作家所写的一些童话，如严文井的《三只骄傲的小猫》，熊塞声的童话诗《马莲花》和阮章竞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等等。

童话取材的来源，一种是以民间故事作基础，而不是完全由自己创作的，象《大东瓜》便是民间故事经过加工的。童话跟民间故事的区别，在于童话的情节更优美，幻想的成份更多。安徒生的《打火匣》和《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都是根据民间故事改写的。这些故事内容很优美，改写得也很生动。

另外一种是拿新的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作为题材来写的。象盖达尔的童话《一块烫石头》，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都是这样的作品。

总的说来，凡是童话都有它的共同点，那就是一定要有丰富的幻想。小说或其他文学形式也有幻想，有的小说通过一个什么形式可以夸大来写。但童话里的动物可以人格化，小说里一般不能这样，这是童话比较特别的地方。

童话的情节非常紧凑，故事性非常强。当然小说也应该有故事性，但不如童话，因为童话的故事本身就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要构成童话就得结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加以幻想，小孩喜欢童话也正因为童话有比较强的故事性。

童话的文字也是很优美的、富于诗意的。即使用散文体裁，也应该具有诗的意境。

童话描写的笔墨不一定多，但应该描写得简洁而又明朗，不要写得太晦涩，要描写一颗宝石，应该描写得很优美，很朴素。朴素跟优美并不冲突；民间故事是朴素简练的，童话应该这样。因为童话是讲给孩子们听的，所以语句要短，意义要浅，孩子们才容易了解。

童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有浓厚的趣味性。这种趣味应该是儿童的趣味。别的文学形式也有趣味，童话则比较强调趣味。象

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的趣味性就是比较强的。这种趣味应该在哪些基础上来表现呢？一方面就是要了解儿童的心理特点，儿童是富于幻想的，趣味就要根据儿童的心理来表现。另外也要对儿童有教育意义，不能有低级、庸俗的趣味。童话里的趣味看起来很有趣，而实际上又是很严肃的。

上面说的包括了这样一个意思：童话是跟民间故事、诗歌有密切关系的。因此要写童话，必须研究民间故事和歌谣（当然别的文学形式也要研究，不过这两种更需要）。写童话可以从那里学习到好多东西，它给作者提供题材，同时也启发作者的想象，使作品写得精炼、优美、生动。很多童话里用歌谣体做对话，这也说明了它跟歌谣和民间故事的关系。童话为了要给孩子看，不能转弯抹角的讲话，不能写得很晦涩，用词必须精炼，笔调必须畅快、明朗。

童话的对象主要是儿童，我们写的时候首先要照顾儿童能够看，但同时也要做到大人喜欢看。别的儿童文学如诗歌、小说也是这样。儿童喜欢看，大人自然也喜欢看，大人是从孩子长大的，因此在感情上同样可以体会孩子喜欢的东西。首先照顾孩子看，然后是大人也喜欢看，所谓“老少咸宜”，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这样的。抓住了儿童心理特点的作品，大人也会喜欢看。我曾经到电影院去看儿童电影，看见有很多大人也在看，而且也表现出同样的感情。这也可以说明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孩子和大人都喜欢看的。

二、鸟言兽语问题

鸟言兽语是童话经常用的一种表现形式。童话里的主人公经常是狗、猫、狼……并不都是人。这的确是童话的一个特点。我们怎样来理解这个问题呢？在童话里给这些动物以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应该让这些动物的讲话和所做的一切都跟人具有同样的